

● 紀實小說



# 泰女淚

梁灝 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泰女泪 TAI NÜ LEI**

**梁潜著**

**责任编辑：张杨**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124 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63 300册**

**定价：3.9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目 录

一桩耸人听闻的风流案	(1)
嗜赌如命的泰妹	(9)
按摩女郎	(17)
横刀夺爱	(24)
情人西米	(30)
生死豪赌	(35)
杀手灭口	(46)
大水冲了龙王庙	(55)
陷阱	(60)
水上截逃	(72)
讹诈	(78)
第二个计谋	(83)
变态心理	(88)
被强迫的“吸毒”者	(94)
白粉道友	(102)
商场如战场	(115)
摇身一变	(124)
黑帮大佬格雷	(131)
阴谋中的阴谋	(141)
黑吃黑	(146)
雪上加霜	(152)
功亏一篑	(159)
欢场中的奇遇	(166)

- 失踪的泰妹 ..... (170)  
血染零丁洋 ..... (175)  
郎小姐又“下海”去了 ..... (184)

## 一桩耸人听闻的风流案

在赌城澳门居住久长的人，大概都会知道当地有一间名字叫做绿岛的夜总会。这间夜总会别出心裁，远离闹市，设在澳门的离岛凼仔上。由于经营有方，虽地处荒僻，但生意丝毫不比“巴黎”、“辉煌”等豪华夜总会逊色。

今晚，绿岛由于新到了一批泰菲佳丽“登场候教”，又重金礼聘了英国麦士艳舞团作专场演出，所以来捧场的宾客特别多。

一支菲律宾人组成的乐队，在伴音席上唱着助兴的英文歌曲。前面的舞池中，打扮时髦的先生搂着花团锦簇似的小姐，忘情地旋转着。在半明半暗的灯饰遮掩下的座席上，宾客们喝着啤酒和其它饮料。他们之中，有的自己带了女伴，旨在这里凑一份热闹。有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口袋里装着大叠的钞票，摆明是来寻欢的。于是，便有笑容可掬的女大班上前询问：

“先生，请问有相熟的小姐吗？”

少部分人会说有，女大班便让你稍等，她去后台帮你请出来；大部分人说没有，女大班便会鼓动如簧之舌，向你推荐和介绍她旗下的佳丽。

不过，也有人不听女大班的花言巧语，径直来到金鱼缸<sup>①</sup>面前，自己挑选合意的佳丽，坐台<sup>②</sup>或者买钟出街<sup>③</sup>。这些寻

---

① 泰妓坐着供人挑选的玻璃屋的俗称。

② 陪酒伴舞。

③ 出外嫖宿。

芳客自然都是欢场中的老手。

却说有两个大车行的高级职员，因为来得迟了，金鱼缸里的泰妹已让别的寻芳客挑选得七七八八，所剩无几。在金鱼缸前面的玻璃缝里左观右觑，见里面全是些拣剩下来的“箩底橙”，好不泄气。可又不甘心，便偷偷潜入后台，希望撞出一两个休班的绝色舞娘来。正是无巧不成书，里面刚好就有两个这样的女子，正在化妆间里涂抹脂粉。两个家伙一时都不敢相信这眼前的景象是真的，愣了愣神，便互相使个眼色，上前拉扯勾搭。

“两位姐姐，也咱疏乎呀（怎么这样舒适），赏个脸，陪我们出去喝杯酒好吗？”

两个女子听见，放下手中的化妆品，回头莞尔一笑，用不怎么地道的中国话说：

“先生，对不起，今晚我们身体不太舒服，不能陪你们，改天晚上行吗？”

“哎！我们专程来到，两位姐姐就这样不给我们脸皮？我们可是出得起大价钱的。”

“不，实在对不起，今晚我们确实不能出去！”

无论那两个家伙怎样死缠烂搅，两名泰妹都不为所动。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两寻芳客悻悻退出，便找夜总会的经理告状。谁知夜总会的经理非但不责罚那两个泰妹，还替她们打圆场：

“先生，我们绿岛夜总会一向讲究信义，不会强迫小姐接客的。她们不愿意，我们也不能说什么。这样吧，看看有没有别的小姐，我给你们介绍两位好么？”

这时刚好有两位小姐下场，上前接着。两个家伙旨在寻欢，这个不行，便寻那个，倒无所谓，只是觉得今晚的事情有点

怪诞，绿岛夜总会竟然放着钞票不赚，反而替旗下的小姐说起情来。而那两个泰妹，也有点不可思议，把送上门来的宾客打发走了。

夜总会的生意还在做，宾客们还在恣意寻欢。到凌晨二三点钟，高潮才总算过去，宾客们各自拖着癫狂了一夜的身躯，步履飘浮地开始离开夜总会。

然而就在这时候，绿岛夜总会的停车场上，驶来了一辆银灰色的名贵房车。一个50来岁的中年男人，从车子里跨出来。夜总会早有人在里面恭候着，见状立即迎上来，把中年男人从后门引带了进去。

10多分钟之后，这个中年男人又从后门溜出，跳上房车，车子便徐徐驶出停车场，开入市区去。这时，房车里面已多了两个千娇百媚的女子了。只见中年男人往座席上一瘫，两手稍为伸展了一下，立刻便温香软玉抱满怀了。

这两个女子，正是刚才拒绝了两名寻芳宾客的泰妹。她们并不是冰清玉洁，放着生意不做，而是要留着身子，赚大价钱。中年男人显然个富翁，只从手指缝里漏出一点，便享受到这皇帝式的服务。这两个刚从泰国运来的新鲜女子，是他预先留订的。他才不会象其他的寻芳客一样，在夜总会这种公众场所中抛头露面，这有失他作为一名商界巨子的身份。

房车驶上象飞龙一般的澳凼大桥时，中年男人十分得意，已不顾及司机的目光，公开在车厢里和两个泰妹调情了。他自以为行踪隐秘，没人认出他。待会车子到了葡京酒店，他就可以和两个远方而来的异国佳丽成其好事了。

也确实没人阻拦他，让他一概如愿。胡天胡地的，好不张狂。殊不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其实，自从踏上绿岛夜总会那一刻起，他就让人给盯住了。他偷偷从后门上楼，替泰

妹买钟，直至到酒店开房的全过程，都被一台高度传真的摄影机给录下象来了。

第三天，也就是他在澳门逍遥快活了两天之后，当他坐飞翔船回到香港，在怡东机构那幢高大的写字楼坐下来，正要批阅这两天因为荒唐而积存下来的一大摞文件时，秘书小姐从外面接拨了一个电话进来，说有要紧事向他汇报。他以为是楼宇买卖的纠纷，有点不耐烦地抓起了电话筒。立刻就听到一个很怪异的声音：

“吴老板，这两天到马交<sup>①</sup> 几多疏乎<sup>②</sup> 啊！”

中年男人一愣，一颗心便怦怦乱跳起来。

“你是谁？”

“我是谁，你不必理会！”对方的声音显然经过了特别处理，以防露出破绽。香港大商行的电话，一般都是有录音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吴老板，你现在有一套毛片<sup>③</sup> 在我们手上，如果你不想你的形象受损，请立刻准备一千万港币赎金！”

“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别装糊涂！你在葡京酒店 304 房间和两个泰妹干过什么，你自己心里明白。”

“你们想勒索我，没那么容易！”

“吴老板，做人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尤其是你这种名满香江<sup>④</sup> 的太平绅士<sup>⑤</sup>！还是依我们的话去办吧。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特别为你提供一套由你担当男主角的图片，非常

---

① 澳门的别称。

② 舒服的英语译音。

③ 裸照。

④ 香港的别称。

⑤ 英国女王颁发香港人的一种爵位。

香艳养眼的。”

“你！……现在哪里？”

“在你的女秘书手上。”

“……”

“别紧张，图片我们封得好好的，和普通的商业信函差不多，秘书不会发觉的。”

“我，我要报警！”

“报警？哈哈，那随你的便！我们只等 3 天时间……”对方要收线了。

“慢！我，我……答应你们了。”

“嗯，这才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你们一定得把底片还我……”

“这个自然。行有行规，我们做这一行当，信誉是很重要的。”

“那，在什么地方给，给钱？”

“你先把钱准备好，我们到时会通知你的。”

对方把电话搁下了。

太平绅士吴老板，随着对方的电话搁下，一屁股瘫坐在太师椅上。正是有几多风流，就有几多折坠，香港的犯罪组织，到底没放过他。

一千万港元，他当然拿得出，但太便宜那帮家伙了。而且，只嫖了两个泰妹，就要一千万港元，代价也太高了。吴老板不由想，一千万元可以办好多好大的事情。就是玩女电影明星，玩女模特儿，也能玩好几个。白白给了他们太亏了。而且，那些勒索他的人，绝对不可信任，有第一次，必然有第二次，这样他以后还要不要接近女色了？

不能让他们太顺手。

吴老板心有不甘，便一边派人到银行提款，一边向警方报案。

香港是法治之区，太平绅士居然也遭到了勒索，怎么得了。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如临大敌，一边派便衣警员暗中保护吴老板，一边四处设伏，准备捉拿前来取款的匪徒。

第一天，没有动静。

第二天，也没有动静。

第三天，到下午 4 点多钟，电话铃才终于响了。

“吴老板，钱都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可别耍花样呀！”

“不敢，不敢。”

“谅你也不敢！现在你听我命令，立刻把钞票叠好放进你的公文箱里，提到楼下来，随便截停一辆的士，让司机载你到大角嘴码头。大角嘴码头有一张《猛鬼 TV》的电影广告，你注意广告的右下角，那上面有对你的进一步指示。明白吗？”

“明白了。”

“好，那就下楼吧。”

“是。”

这边，通过电话分路，警方也同时收听到了那怪异的声音，便立刻做好了行动准备。

从怡东大厦到大角嘴码头，有很长一段路。吴老板提着塞满了现钞的公文箱子，跳上一辆路过的的士。

“先生，到哪？”

“大，大角嘴码头。”

的士驶到半路上的一个交叉路口时，突然从岔道上冲过来一辆泥头车，差点撞到的士上。的士司机急忙“嘎”的一声把

车子刹住了。正欲破口大骂，冷不防后面驶来了一辆货车，把的士的去路给堵死了。坐在的士上的吴老板怔了怔，心想不好时，已从货车上跳下来两个用黑丝袜套着头脖的人来。他们冲到的士前面，其中一个用手锤猛力敲碎了车门玻璃，另一个便伸进去一支手枪。

“大，大佬……”的士司机吓得直往后缩。

“不关你事！快把车门打开！”

的士司机照办了。

“吴老板，把公文箱抛过来吧！”

“你，你们，你们不是……”

“别罗嗦，我们临时改变主意了。快把箱子递过来！”

“我……”

“你那些录像带子，等我们把钞票点清了，再寄还给你！”

吴老板还想拖延时间，匪徒看他神色不对，已一枪柄砸过来，把他击昏在座位上，抢过公文箱就走。那辆泥头车这时已为货车让出一条道来，却又拦腰拦住了后面的车辆去路。两个匪徒爬上货车，正想开走，一路跟踪盯梢的警察已发现了，拔出佩枪冲了过来：

“别走！停车！”

货车不理会，加大油门冲了出去。两个尾随的警察，想驾车追来，但又为前面的泥头车所阻，便只得对着货车举枪扫射起来。

枪声惊动了其他执行任务的警察，大家一齐封锁了路面。但那货车马力强大，司机的车技也好，一路横冲直撞，冲破了警方临时在路边设置的路障，一溜烟跑了。

这一役，勒索匪徒棋高一着，出奇不意地把赎金抢走了。而警方尽管也料想到匪徒会来这么一手，但重点放在大角嘴

码头上，措手不及，眼睁睁地看着匪徒扬长而去。

这可害惨了太平绅士吴老板。

金钱上倒没有什么损失，公文箱里绝大部分是旧报纸，只有表面几张真钞票。只是这一次，肯定把匪徒们惹火了。

果然，到第三天，港澳的各家报纸，都在头版载出了富商兼名流吴某人在澳门被捉“黄脚鸡”一案的报道。一时间，广大市民都争相传阅，议论纷纷。太平绅士吴老板声誉扫地，躲在别墅里连门口都不敢出了。

港澳地区奉行新闻自由，且有照片为证，不属诽谤。吴老板尽管财雄势大，却也无可奈何。

跟着丢丑的，还有香港警方。在事前得到举报，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情形下，竟让当事人丢尽了丑。以后要是谁再遇上这种事情，都宁愿自己破财，不敢再劳烦香港警方了。

由于吴某人的身份显赫，港府高层亦相当被动，便严令警方不惜任何代价，尽快破案。

唯一能向警方提供证据的，是那卷匪徒向各大报刊散发的录像带子。但录像带里除了一些不堪入目的图象之外，其他什么线索也找不到。

“黄脚鸡”案中的两个，不，应该说是三个主角，一个是吴某人，另两个则是澳门绿岛夜总会的泰籍舞娘郎温和昌碧。

于是乎，这宗棘手的案件，便自然而然地落到国际刑警驻香港的分理处的肩上。正在英国度假的特警何东尼，被火速召回香港。

这是个外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年轻人，甚至有点憨憨的，给人一种诚实的样子。但正是这层天然的外壳，使何东尼在工作上得到了许多的便利。当然，也包括了私生活方面的便利。

在西贡一幢半山别墅里面，一个戴着一副墨镜的中年人给何东尼介绍案情。这真是一桩棘手的风流案，何东尼耸耸肩，说道：

“我能不能见一见吴某人？”

“我想，你最好不要见。因为经过这件事，吴某人的精神大受打击，看见警方的人就破口大骂，他不会和你采取合作态度的。而且我相信，即便他愿意合作，你也不能从他嘴里套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名流被捉‘黄脚鸡’，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这么说，我只能从那帮泰国妓女身上打开缺口了。”

“随你的便。不过我要提醒你，千万别染上了什么花柳病回来！”

“放心！你以为我做事一向都粗枝大叶的么？”

“嘿嘿，这个我们不敢为你担保，谁不知道你是个邦德<sup>①</sup>式的风流探子？”

## 嗜赌如命的泰妹

上午 8 时 20 分，早班水翼船将何东尼送到澳门。

他踏上码头，举眼看到长长的外港堤岸，冷清清地卧在一团灰朦朦的浓雾之中，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这是一种不好的预兆。干他这一行当，除了靠自己的机智和应变能力外，运气是相当重要的。但眼前的运气是什么？就是那一团灰朦朦的浓雾。

就在 3 小时以前，香港警方在中区的佑敦道上破获了一

---

① 一部系列侦探小说的主人翁。

个爆窃团伙，起出了一批赃物，带走了五名涉嫌的男子。何东尼就是作为这个爆窃集团的“漏网之鱼”被迫过埠到马交暂避风头的。

这个爆窃集团的涉嫌犯人，不论罪名轻重，都将被香港警方拘留3个月以上。换句话说，就是何东尼有3个月的时间进行破案。这个爆窃集团的首领格雷，有一个结拜兄弟在马交，何东尼这次就是去“投奔”他的。

老刘是个孤家寡人，年纪约摸40岁出头。身材高高瘦瘦，举止优雅，谈吐温文，就象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女佣人把老刘请出来，他衔着一个烟斗，从何东尼手中接过了格雷的介绍信，匆匆看完，便打着哈哈与何东尼握手。

“自己人！好兄弟，你安心住下来好了，我一个人正感到寂寞，你来作伴正好！”

何东尼十分感激地说：“老刘，难得在这里有你照顾，我想日子也不会太难过哩。”

他喷了口烟雾，吃笑着问：“东尼，你根本不用有自卑感，也无须躲藏起来的！这是我的地头，香港警察是追不过来的。来，我们先出去饮早茶，今儿晚上，再叫几位朋友叙一叙，给你接风！”

接着，老刘就吩咐女佣人给何东尼收拾一个房间，何东尼把行李一抛，趁着老刘洗漱更衣的空暇，将整个屋子浏览一遍，所得的印象是：主人是一个新近冒出来的爆发户。

早茶饮过，何东尼对老刘也多了一点了解：他是五六年前在桂枝<sup>①</sup>犯案，而被“打包”<sup>②</sup>到马交来的。他和香港爆窃集

① 黑人物对香港的叫法。

② 递解出境。

团的头目格雷只是口头上的拜把兄弟。虽未正式结拜，但双方的交情却比真正的八拜之交还来得深厚，他们经常在经济上互通有无的。

老刘在马交开着三家“别墅”，一家汽车行，暗中经营着“大耳隆”<sup>①</sup>生意。所有的生意，都由他的一班马仔去处理，他只是在幕后操纵。

这正对何东尼的胃口。他在暗地想，香港警方尽管别的地方有点那个，但这次的安排却十分妥当。虽然他不知道老刘的真实身份，还有老刘是否与“黄脚鸡”案有牵连，但他不费吹灰之力，即进入了他所需要的环境之中。

老刘装着十分随便的样子问他在香港那边的情况，试探他的虚实。他不仅应答如流，而且极力表现出他是格雷的得力先锋，故此，老刘对他十分客气。

当天晚上，在一家豪华酒楼的贵宾厅，老刘订了一席酒。

宾主与陪客一共 10 个人，除了两位是老刘的心腹，其余 6 名陪客，3 名是葡萄牙人，“黄气”<sup>②</sup>迫人，3 个是“陀地”恶爷。

在老刘的介绍之下，何东尼一一敬酒，算是拜过了“山门”，宾主尽欢。

散席之时，老刘笑眯眯地对何东尼说：

“马交不比你们香港，这里地小人稀，除了赌就是嫖，也无别的什么娱乐。待会我们到葡京搏杀一番如何？然后再冲凉，<sup>③</sup>

---

① 高利贷。

② 指警察。

③ 洗澡。

叫条女练吓骨<sup>①</sup> 疏乎<sup>②</sup>一下。”

葡京是当地最豪华最大型的赌场。何东尼正愁无法近距离地展开调查，老刘此言，正中下怀。

一般说来，赌场和指压中心（妓寨）之类的场所，是观察世情的最佳场所。这种地方，藏污纳垢最多。在里面，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的。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开到全东南亚最大的赌场——葡京娱乐场。

赌博最忌的就是集团军行动。下车的时候，老刘从口袋里抽出一叠纸币，大概有五六千元；递给何东尼说：

“米高，我今天身上带的不多，这些你先拿去玩着。”

“刘哥，这，这怎么好意思呀。”

“噢，大家自己人，分得那么清干吗！你拿去玩，赢了再还我吧。”

“那，多谢啦！”

葡京娱乐场是澳门最大的赌场，它的外形是一个大的雀巢，入口则是一个老虎口。据说这是根据一位新加坡籍的风水名师占卦后修建的。意思是进入赌场的赌客，就如进入了老虎口里，必输无疑。但是，如果赌客能够有足够的自制力，那么老虎口后面的雀巢，只会困着雀儿，而不会把鸟儿弄死。

葡京娱乐场一共两层，每层都有一个可容数百人的大堂，大堂旁边，则环以好几个大厅，大厅与大厅之间，又有设备奢华的贵宾房，供身份显赫或者腰缠万贯的赌客下注。

何东尼他们先来到第一层中心的地段。中心地段都是些

---

① 按摩。

② 舒服。

惯常的玩意，如“番摊”、“骰宝”（大小），“廿一点”、“轮盘”之类。何东尼在一处“骰宝”摊前站住了，并饶有兴趣地下起注来。

何东尼头也不抬，一副沉迷的样子。其实，他是赌场中的金童子，刚才输了几盘，不过是扮演“赌场初哥”迷惑老刘而已。任何赌博的形式都有它的讲究之处，没有必赢和必输的道理。关键是要沉得住气，把赌路捉对。

这会儿，他看到骰摊上已经连开了5盘“大”点了，估计应该转向“小”了，便将手中余下的钱，分了一半放在“小”点上。得手之后，何东尼觉得自己在骰宝摊上的运气已尽，不敢恋战，便转移阵地，上“百家乐”赌厅，来看老刘他们赌。

老刘也是一名浸过辣椒水的赌棍。可惜今晚他欠缺何东尼的运气，输赢起落不大。只见他每一盘下注都非常小心，总是左右计算，注码也下得不大。倒是一个坐在他对面的女赌客，下注十分凶险，且表情丰富，喜怒溢于言表，这引起了何东尼的注意。

这名女赌客，一看就知是一名捞女<sup>①</sup>，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脂粉，眼圈和睫毛都用色彩笔描过，并扑上星点的金银粉，使原来的粗眉大眼更为突出。穿一袭黑色的半胸连衣裙，露出浑圆的肩膀。皮肤是橄榄油色的。翘起的嘴唇上还叼着一根烟，十分的淘气。由于她下的注码大，因而几乎全部由她看牌与庄家或闲家赌。

恍然间何东尼觉得这女赌客有点眼熟，不知在哪儿见过。想了想，忽然醒悟过来，心里不禁一阵狂喜，便上前去，在她旁边一个空位坐了下来。

---

① 欢场中的卖笑女子。